

## 光影古松

□何庆华

如果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那古松弄曾经妥帖地安放着无数60、70后的童年。生锈的铁环滚过狭窄的弄堂，彩色的手绢丢在罗汉松下，弹弓打中过邻居的木窗，笑声、闹声、尖叫声夹杂着油条豆浆的香味，弄堂口的煤炉上还炖着一砂锅黄豆猪蹄，天井的铁丝上还挂着半只咸鸡和沾着爆竹的红衣，一枝蜡梅斜开在积雪的屋檐下，自行车铃声又惊醒了古松弄的一个早晨。

古松下的光影总是被拉得很长，这里的时间过得慢，麻雀可以在树上叫一整天，一碗荠菜肉馄饨可以从楼上端到楼下，一提桶的井水也是那么可人的冬暖夏凉。只是经过岁月的洗礼，这里的房子尽显沧桑，墙不避风，瓦不挡雨，一到雨天便有锅碗瓢盆的“交响”。开裂的老墙，老化的电线，堵塞的下水道，无时无刻不在诉说

房屋的老旧，小区的萧条。风从古松弄穿过，颓废的老墙斑驳，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父亲，腰弯背驼，单薄的身躯早已承受不了时间的重量，仍喘息着托举着头顶上的青砖灰瓦和一群儿女的生活。古松弄像是娄城一块修复不了的伤疤。

“轰隆隆”的巨响如春雷划过沉闷的天空，巨臂凌空瓦砾飞扬，时间定格在2022年7月26日，一声号角，太仓城市更新项目古松弄地块最后一户居民签约，提前百日完成“百日签约、百日腾房、百日征收”！这是太仓城市发展新的里程碑，这是古松弄的蝶变新生。

居民们亲见那一排排老楼倒下，不舍地摁动手机，留下最后的影像。他们的眼里是激动的泪花，挥一挥衣袖，这告别意味着最好的重逢！机械轰鸣，马达声声，一千个日日夜夜的重建之后，

古松弄将成为太仓一颗璀璨的明珠，城市更新的典范。现代的高楼，生态的花园，开窗见绿，出门即景，阳光，树木，空气和水都是这里跃动的精灵，空气中依旧飘散着人间烟火，这将是新与旧的完美结合。这里的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街道是可以漫步的，光影古松是那么古典，也是那么年轻。诗人说：“一座如玫瑰红艳的城市，已经有时间一半久远。”古松弄的罗汉松也将迎来新的春天。更多的鸟儿来这里筑巢，四处流淌着“诗一般的幸福味道”。

时代需要创新，城市需要更新。城市更新，让生活更“新”！城市更新，延伸城市未来，光影古松也将记录这翻天覆地的变迁，延伸着生活的经度和纬度，延伸着历史文脉，丰富着城市内涵，也升华着人们的心灵！心之所向，月之所往，情之所长。

在沧浪亭  
邂逅太仓名贤

□凌微年

清朝道光年间，苏州的一些文化人和江苏巡抚等地方官一拍即合，在沧浪亭里建立了五百名贤祠，祭祀与苏州历史有关的500多位名士贤达。每位名贤镌刻半身像嵌于墙壁，还配以四句十六字的赞语，概述此人特点，有点类似于如今的颁奖词。

笔者早年求学苏大时，曾实地探访五百名贤祠，由于隔着栏杆，不能细察，故劳而功微，不免怅然。前不久，在太仓图书馆翻阅到装帧精美的《沧浪亭五百名贤赞》，记忆深处的牵挂得以释然。一页页翻过，我迫不及待地要在这里邂逅一位位太仓先贤。我深信其中会有许多太仓人，果不其然，粗略统计，竟然多达72人。

沧浪亭的五百名贤，始自春秋，止于清代，时间跨度近2500年，而其中入榜的太仓先贤，年代最早的是北宋龚宗元和郑宣、郑侨父子，其余均为明清两代人物。究其原因，这与太仓的历史发展特点有关。宋朝开始，太仓进入快速发展期，特别是元朝海运的开辟以及明朝郑和下西洋由此起，推动了太仓的迅猛崛起。港口兴则太仓兴，经济的发展和太仓州的横空出世，有力地促进了文化、教育的繁荣，明清两代成了太仓历史上的黄金岁月和名人辈出的时代。

陈寅恪曾说：“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宋元明清的太仓涌现了好几个文化世家，传承有方、人文化成，于是郁郁乎文盛，人才济济，一门多人入选“五百名贤”并非罕见。

如王临亨，是明朝万历年间进士，做过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的杭州知府，与三个儿子一起入榜“五百名贤”，人称“一凤三雏”，他有一句至今流传的名言：“身非不爱钱，独不爱负心钱。”太仓三状元之一的毛澄家族也有三人入榜，其中他的祖父毛弼是长命百岁翁，大概也是“五百名贤”中最高寿者；明朝的王世贞家族入选的有五人；而王锡爵家族更是兴旺，是入选人数最多的家族，共有八人之多。

“名贤”者，“名”和“贤”兼备者也。入榜的名贤，首选自然是学而优则仕并且名望显著的高官达人，但也有原本名气不算很大，却因“贤”的事迹感人肺腑而上榜。

如沈云祚，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但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官职仅为华阳县令，管辖着当时成都的一半。明末，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碍于沈云祚在老百姓中的良好口碑，对他网开一面，送来粮食，企图诱降。已经绝食多日的沈云祚却大骂：“吾欲食贼肉耳，岂食贼粟哉？”最终被张献忠杀害。沈云祚以坚贞不屈的气节而入榜“五百名贤”，像赞语云：“岩岩蜀都，贼肆杀戮，县令守城，有死无辱。”

另一位太仓人姜昂也做过县令，后来升为知府，为政清廉，子弟学书，不用官府纸笔，居室不避风雨，连强盗都说：“清官，岂有长物，奈何犯之？”姜昂事母至孝，每天买些许肉供奉母亲，而自己只食蔬菜，常常磨麦子烧粥充食，被人叫做“姜麦粥”。

又如赵宦光，所获像赞语云：“吴中通隐，遁迹寒山，篆学寿世，说文长编。”说是赵宦光本系宋王室南渡在太仓横泾留下的一脉，后与妻隐居于苏州寒山，著书立说，一生不仕，以隐逸之士而名冠吴中，其篆书堪称一绝，所撰《说文长编》是一本影响很大的文字学著作。

还有明末清初的浏河人顾士璉只是一个秀才，但博古通今，讲求实学，热心水利，写过好几本水利专著，为治理太仓的母亲河浏河（今浏河）殚精竭虑，四处奔走。当时的太仓知州是后来被誉为“清代循吏第一人”的白登明，采纳顾士璉的治水办法，开凿附近早已淤塞的朱泾旧河道，时人称之为新浏河，初步解决了水患。像赞语云：“浏河疏通，民受其利，起圩浚淤，厥功谁继？”

当然，榜单之外也有遗珠，如被誉为“昆曲鼻祖”的魏良辅、娄东琴派创始人徐上瀛、玉雕大师陆子冈、与唐伯虎齐名的著名画家仇英、娄东印派创始人汪关等人都不在“五百名贤”之列，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遴选标准的缺陷。而明末清初大诗人吴梅村的落选，无疑是因为身上有仕清的污点所致。至于状元毕沅未能入榜也是事出有因。虽然毕沅官至督抚，又是公认的大学问家，但论其政绩和私德则评价不一，虽有“名”而未必“贤”。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沧浪亭五百名贤中的太仓人有风雅更有风骨，蕴藏着优秀的文化价值，值得我们好好发掘、珍视、弘扬。

以发展为本  
显青年不屈之志

□吴怡

陈独秀曾道：“几代青年人，皆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其为我们如今的发展提供了价值引领。

何谓生存？何谓发展？二者间又有何种联系？生存既不是苟活，发展也不是放纵一切不管不顾，而是前进路上不可或缺的助推器、动力源。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生存的必然要求。生存而不促进发展，人生便失去了趣味。正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指出，对于生殖隔离的物种，他们能够学会去改变自己的形态特征，从而达到适应环境、发展自我的目的；而另一部分不懂得顺应发展的只能故步自封不知变通，在历史的长河中流逝。就像三叶虫、猛犸象甚至盛极一时却又消亡的玛雅文明，无一不体现着发展与生存的辩证关系。

生存与发展相辅相成，而不是相斥相损。正确的生存方式能促进发展，过度的放纵自我只会适得其反。于生存而言，在当下的某些人中所流行的“躺平”观点就是只生活而不发展的表现。我们要改变这种应对生活的态度，最终实现生存发展的共同目标。

生存与发展共同作用于世界，二者互为补给。从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到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无一不体现着生存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从个人与社会的角度来看，以自我发展为目标，以社会发展为宗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既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又稳固了自己的生存根基，由此可见生存与发展相互间的密切联系。

以生存为基础，以发展为本，不负时代，不负韶华！长鸿鹄之志，显青年不屈之志！



山清水秀

□姚建平 摄

## 行香子

——祝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高志强

喜庆金秋，百岁丰酬。  
始初衷，永刻心头。  
京城瞩目，喝彩风流。  
赞顺民情，系民意，载民舟。  
往事回眸，迭荡难休。  
择何方，百姓唯求。  
狼烟变幻，搏击无休。  
愿乐全家，福全国，美全球。

## 共赴盛会绘蓝图

——祝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钱祖承

他们从工厂车间走来，  
气宇轩昂身怀绝技毫厘不爽。  
他们从平原丘陵走来，  
科学种植五谷丰登蔬果飘香。  
他们从大山深处走来，  
精准扶贫振兴乡村圆梦小康。  
他们从沙漠荒野走来，  
绿色草木吞噬沙石牛羊肥壮。  
他们从边防海岛走来，  
金戈铁马坚守国门山河无恙。  
他们从浩瀚太空走来，  
亲吻火星探测嫦娥带回月壤。  
他们从抗疫一线走来，  
冒险逆行夜以继日生命至上。  
他们从各行各业走来，  
日新月异百态千姿万业兴旺。  
他们是中共二十大代表，  
用优异成绩向党中央汇报。  
他们将绘制新时代宏伟蓝图，  
开启复兴中国梦的崭新篇章。

## 桂花的通知

□刘俊生

小区的桂花  
都绽放了  
香气飘开每扇窗户  
分发通知

有的坐在石椅上  
有的站在阳光下  
有的打开央视小视频  
有的打开小收音机

老人和儿童  
也从楼上下来了  
成群结队簇拥着

大家和桂花一起  
似乎  
也在阳光下  
欢庆二十大盛会

## 教育家唐文治其人其事

□朱光磊

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苏州太仓人，生于公元1865年，歿于公元1954年。在其九十年的生涯中，扬帆于东洋西洋，辗转于京、沪、锡、桂，历经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时期，见证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跌宕起伏。其身份由庶民而为官员，由官员而为教育家，其思想由中学而通西学，由西学而复返中学。然而，无论其人生轨迹如何变化，对儒家精神的坚守与操持贯穿其生命始终。而这份坚守与操持，在经历了时代风云激荡的考验后，显得更为坚毅不屈与难能可贵。

清代的康、乾年间，太仓政治安定，物阜民丰，在江南鱼米之乡享有“金太仓”的美誉。太仓的农业在此得天独厚条件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太仓的手工业早期以造船业闻名于世，郑和船队的大部分航海设备即在太仓配置。明清时期，太仓则以棉花产地的优势大力发展棉纺织业，家家户户纺纱织布，棉纺织业随着航运远销各地。此外，太仓的手工业和副食品加工也十分普遍。手工编织主要有簪帽、蓑衣、蒲鞋、蒲包、篾席、竹器、渔网等；副食品加工更是门类繁多，有糟油、制糖、酿酒、腌肉、肉松等。随着江南一带经济繁荣与人口增长，清政府为了加强赋税征集，自雍正二年（1724）始，将太仓升为江苏直隶州，管辖镇洋、崇明、嘉定、宝山四县。自此太仓州与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并列，构成了苏、松、常、太的建制，此格局一直持续至清末。

太仓的经济繁荣、交通便利也带动了当地文化的兴盛。明清时期，太仓流行昆曲，官员、商贾、士绅都以延请戏班为风尚。明嘉靖时，有“曲圣”之称的魏良辅流寓于江苏太仓，改革了昆山腔，使其唱腔更加舒缓细腻，委婉动听。清乾隆时，沈承麟精研音韵，七易其稿，撰成《韵学骊珠》上下二卷，成为昆曲咬字发音之准绳。太仓的园林也颇具盛名，有“园林之盛甲于江南”的美誉。较为著名的太仓园林有明代刑部尚书王世贞的弇山园、离园；大学士王锡爵的王氏园、南园、东郊园；刑部郎中陆昶的锦溪小墅；吏部员外郎王世贞的贵园；清代太常寺少卿王世懋的澹园；太常寺卿王时敏的西田等。太仓的旖旎风物熏陶出不少文人士子，宋元明清太仓考取进士者就有314人，其中较为知名者有明“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明末清初复社创立者张溥，“江左三大家”

之一的吴梅村；“江南大儒”陆世仪；撰写《续资治通鉴》的经史学家毕沅。在书画界，还有“明四家”之一的仇十洲；清代“娄东画派”的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太仓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唐文治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王朝自乾隆中后期开始走下坡路。在这个时期，康乾盛世的美好图景仅仅留在老人们的追忆中。清朝经过嘉道中衰，国运急转直下。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突然从明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发现中国仅仅是世界各国中任人鱼肉的一个弱国，如果再不奋发自强，则有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西方强势力量的渗透下，中国再也无法闭关锁国，自成一统，而是必须面对西方文化进行融合与创新，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兴运动的开展可以视为清朝统治者与汉人官员知识分子共同展开的自强运动。于是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此下坡路中出现了一段平稳期，这就是所谓的“同光中兴”。在这一时期，满清政府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国内的农民起义相对进入平静期；同时又与西方列强签订条约，达成相对和平的友好交往。在解除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满清统治者开始与汉人士大夫合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新设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主动汲取西方器物文明。唐文治先生的青少年时期正处于“同光中兴”时期，故可谓其所生不幸时代里难得的大幸。在这一段少有的平稳时期，唐文治接受了严格的儒家式教育，并矢志不渝地成为一位真正的儒者。在此后出任清廷的过程中，清朝的国运由平稳期进入最后的垂死挣扎。唐文治经历了义和团事件、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看到满清政府的贪婪与无能，故毅然辞官从事教育事业。鉴于洋务派的主张源自儒家内部思想体系——中学为体，是立德树人的内圣之学；西学为用，则是开物成务的外王之学，故唐文治较能接受洋务派的观点。在西学为用的立场上，唐文治主动接受西方器物文明，并在其主持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引入颇多的西方教学设备以供实务操练。而在中学为体的立场上，唐文治极力反对“打倒孔家店”的激进态度，并提倡“尊孔读经”来把握中国未来的命运，故其在五四风潮下辞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之职，而去惠山脚下开办纯粹读经救国的无锡国学专。

（本文节选自《唐文治传》）

